

第二个里程碑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丛书

重庆出版社
陈高桐 等著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丛书

邢贲思 吴光辉 主编



D61
027

第二个里程碑

陈高桐 陈时兴 徐徐 王伯荣

李剑 蔡茂水 邓宏根 著

责任编辑 郑 玲
封面设计 徐赞兴
技术设计 费晓瑜

陈高桐 等著
第二个里程碑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丛书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 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 插页3 字数232千
1991年10月 第一版 1991年10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数：1—1,400

*

ISBN 7-5366-1685-6/D·80
定价：4.00元

高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奋勇前进

胡乔木
一九九一年四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部分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由来	(1)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历史轨迹	(3)
一 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3)
二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13)
三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的构想	(21)
四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发展	(29)
第二章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37)
一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再认识	(37)
二 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49)
三 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58)
第二部分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77)
第三章 所有制结构	(79)

一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79)
二	发展多种经济成分.....	(85)
三	公有制的不同实现形式.....	(91)
四	各种经济形式间的关系协调.....	(103)
第四章	经济运行机制.....	(113)
一	社会主义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运行机制.....	(113)
二	运行主体：企业·市场·国家.....	(116)
三	运行机制：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126)
四	运行目标：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133)
第五章	社会分配方式.....	(144)
一	按劳分配为主.....	(144)
二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151)
三	公平与效率.....	(161)
四	分配领域中利益关系的协调.....	(167)
第三部分 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177)
第六章	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	(179)
一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	(179)
二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184)
三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98)
第七章	“一国两制”的构想.....	(209)

一	“一国两制”是马列主义在中国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209)
二	“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最佳模式.....	(216)
三	“一国两制”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繁荣.....	(224)
四	“一国两制”是我们的既定国策.....	(233)
第四部分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和对外关系.....		(241)
第八章 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		(243)
一	闭关锁国只能导致落后挨打.....	(243)
二	关于“球籍”的忧虑.....	(247)
三	对外开放是我国长期的基本国策.....	(256)
四	对外开放是强国之路.....	(266)
第九章 对外开放的内容和形式.....		(273)
一	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经济关系.....	(273)
二	对外开放的几种主要形式.....	(278)
三	经济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	(287)
四	沿海经济开放区与经济技术开发区.....	(295)
第十章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305)
一	当代世界的主题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305)
二	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	(313)

三 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320)
四 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任务.....	(328)
后 记.....	(336)

第一部分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理论的由来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历史轨迹

社会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在不同的国家里经历了不同的道路，形成了不同的模式，产生了不同的理论。人们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此进行比较和鉴别，才能真正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从而做出自己的选择。

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粗略地计算，大约有近60个国家宣称自己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或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但是，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它有怎样的本质和特征，却是一个萦绕在很多人心头，使很多人感到困惑的问题。真正认识社会主义，对选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

社会主义，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它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涵义：第一，社会主义是一种思潮、学说或理论；第二，社会主义是一种运动，是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为获取解放而进行的革命运动；第三，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并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制度。只有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认识、了

解社会主义，才能够对社会主义有较为系统而全面的理解。

世界上产生社会主义制度，是20世纪发生的大事件。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是与列宁的伟大名字紧密相连的。不过，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之前，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社会主义运动，是与马克思、恩格斯两位伟大思想家的名字分不开的。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并形成一股势不可当的世界潮流，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是，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思想或学说的，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最早的产生可上溯到16世纪初叶。大约在1516年，英国有个叫托马斯·莫尔的人写了一本书，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因书名较长，后来人们将它简称为《乌托邦》。这本书采用虚构的故事体裁，假借杰出的航行家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提出了对当时社会的批评，并描述了一个臆想的岛国，即乌托邦岛的社会制度状况。

莫尔写作《乌托邦》的年代，英国恰好处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当时，英国纺织业比较发达。在高额利润驱使下，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相勾结，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圈地运动”，大批农民的土地被强行剥夺，房屋被拆毁和烧掉，无数的人被迫背井离乡，到处流浪和行乞。英国政府还颁布各种血腥法律，迫使无家可归的农民到资本主义企业去当雇佣工人。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面对当时“羊吃人”的悲惨景象，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愤怒地

说：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成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把田地、家园、城市蹂躏完了。莫尔力图找出造成这种羊吃人的社会根源，他认为根源就是私有制，因此，要实现社会平等，必须消灭私有制。他认识到，只有完全废止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如果私有制度仍然保留下来，那末，大多数人类，并且是最优秀的人类，会永远被压在痛苦灾难的悲惨重负下。莫尔设想了一种完美的社会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私有制被废除，生产资料和产品都是公有的。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只有少数的行政官员和科研工作者除外。乌托邦的基本经济单位是家庭，每个家庭只从事一种有益于社会的手工业生产，产品交与国家，而后，每个家庭按照自己的需要从公共仓库领回消费品。在这种社会里，货币自然失去了意义，金银被用来制作便桶溺器。乌托邦的政治制度也是非常民主的，所有官员一律经民主选举产生，他们没有任何特权。乌托邦国的所有儿童，不分男女，都可以受到公共教育，并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莫尔设想的乌托邦制度虽然美妙，但只不过是一种空想，这一点，连莫尔也知道。他假想的乌托邦岛，按词意理解，亦就是子虚乌有的地方。莫尔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尖锐地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指出了私有制是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并构想了未来的社会。特别是他首次提出了在建立了公有制的社会中有计划地调节生产的看法，使他超越了以前的所有社会思想家。然而，莫尔的乌托邦思想毕竟是一种纯粹的空想，他提出了改造社会，但不知道如何才能改造，不知道变革和改造社会的真正动力。在莫尔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制

度还处在最初的确立时期，由时代所限，莫尔还无法找到变革或改造社会的途径。但他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其《乌托邦》一书，亦算社会主义思潮中最早的一本著作。

《乌托邦》问世之后，大约又过了约一个世纪的时间，意大利的托马斯·康帕内拉同样采用文学体裁写出了另一本有名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即《太阳城》。在这本书里，康帕内拉揭示了当时社会贫与富的严重对立，贫苦的劳动者由于逐日从事力所不及的不间断的工作而精疲力竭，但另一部分富人则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康帕内拉认为，要彻底改变这种贫富严重对立的状况，只有废除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他用理想的笔调描绘了一个新的社会——“太阳城”。在那里，所有财产都归公共所有，一切产品和财富都由公职人员进行分配，大家都能掌握知识，享有荣誉和过幸福生活，谁也不会把东西攫为己有，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没有贫与富的对立。一切人都毫无例外地要参加工作，儿童能够得到最良好的教育。除主管太阳城的四大领导人之外，全体管理者都由人民进行选举，并根据人民意愿随时撤换。康帕内拉描述新社会的原则是与莫尔一致的，虽然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理想的社会称之为社会主义，但实际上他们站在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立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的若干基本特征。康帕内拉同莫尔一样，也是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值得注意的是，从莫尔和康帕内拉所处的历史背景来看，当时西欧各国正处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说，几乎在资本主义制度刚刚开始确立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就出现了。它是对资本主义和私有制批判的产物，

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莫尔和康帕内拉这一时期，可看作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阶段。

到了18世纪，资本主义进入了它上升的凯歌时期，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推出了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如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同时，社会主义思想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梅叶、摩莱里、马布利和巴贝夫等。与莫尔和康帕内拉相比，18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再停留于单纯地虚构乌托邦社会，而要求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理性社会。他们所说的理性社会，不是指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指一个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没有财产私有权，人人平等的社会。他们从理论上论证了推翻剥削制度，建立新社会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建设新社会的具体计划，已经开始具有某种共产主义的理论，如摩莱里曾以法律条文形式规定了实现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三件原则：第一，财产公有；第二，每个人都应毫无例外地为国家工作，靠社会供养生活；第三，每个人都要参加适合其体力、才能和年龄的劳动，以促进公益的增长。在摩莱里看来，共产主义是最好的社会组织，共产主义就是理性的新社会。马布利也提出了意思相近的共产主义观点，在他所构想的理想共和国里，第一条法律就是禁止财产私有，人人平等自由，人人皆是兄弟，一切公务人员均由人民选举产生，一切立法都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同摩莱里一样，马布利也认为实现这个美好的社会，需要通过实施一系列好的法律。为此，他提出了取缔豪华，减少税收，禁止商业，限制土地，调整遗产继承，限制公务人员需要等一系列法律。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开始比较现实地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途

径，虽然他们并没有找出正确道路，但比之莫尔和康帕内拉，确是大大前进了一步。

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有一个令人注目的代表人物，他就是巴贝夫。他不仅提出了平均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而且力图将其付诸实践。由他领导的法国平等派运动，开始把一些空想的观念，变成了以推翻现存社会及其政治、经济制度为目的的社会运动。巴贝夫设想的新社会，是一个消灭了财产私有和剥削制度的社会，人人参加劳动，平均分配产品，实行计划调节生产。在政治上则建立自由平等的共和国，制订为人民谋取福利的法律，使每一个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巴贝夫超越他以前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地方，在于他开始意识到无产阶级是一支革命力量，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来建立劳动者的革命专政政权，并将此作为向理想社会的过渡。这样，社会主义就不再仅仅停留在虚幻的想象或理性的构思，而开始形成活生生的社会实践运动。在实现新社会的道路探索上，巴贝夫的确显示了他思想和行为的过人之处。虽然，巴贝夫的革命没有成功，但却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总的来看，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比莫尔和康帕内拉前进了一大步，但仍然没有超出空想的窠臼。这一时期，可看作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平均共产主义阶段。这一阶段的启蒙运动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为后人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发展趋向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通常被看作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的起点。恩格斯对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思想，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思想曾给予很高评价。他说：“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

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①恩格斯还将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与16世纪、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作了比较，指出：“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而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②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

当历史的步履迈进19世纪时，空想社会主义由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这三位空想社会主义大师，将其发展到颠峰时期。这一时期，是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阶段，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理论与实践，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的思想理论来源。

19世纪，是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完全确立其统治地位的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明显，特别是1825年英国爆发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深刻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和难以消除的痼疾，这一切使得三位空想社会主义大师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远较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更为深刻。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更直接更尖锐地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圣西门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新的压迫制度，冷酷的利己主义导致社会分裂和瓦解，劳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8页。